



百年经典

文学评论

【1901~2000】

雷达 李建军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百年经典文学评论

【1901~2000】

雷达 李建军 主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经典文学评论/雷达,李建军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354-2774-X

I.百…

II.①雷…②李…

III.文学评论-中国-20世纪

IV.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490 号

责任编辑:胡敦焕 责任校对:梁 风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20 插页:1

版次: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80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编 选 说 明

我们早就有编选一部百年文学评论荟萃的想法。在闲谈中，我们经常提起多年来留下深刻印象的评论文字，谈起它们的优美、深湛和辞采，联想起众多前辈学人的睿智风范，便有一种如数家珍般的兴奋。于是就想，何不把滋养过我们的、以及更多公认的好文章汇集起来，介绍给更多的人？遥想蘅塘退士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不也是推己及人而萌发一念的吗？这种建立在长期阅读经验基础上的选本，理应受到读者的喜爱。在目前的书籍市场上，文学选本的品类可谓繁多矣，却也渐趋程式化，而精萃、可靠的选本犹恨其少。就这个意义来说，这部书的编选思路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

需要说明，这个选本，不是通常的论文“年选”或一个时段的论文选，并不要求历时性地体现完整的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，甚至也不要求每篇文章在文学观念上多么前卫，或有无自己的体系。与其说看重它的理论价值，不如说更看重它的文学价值。我们更看重的是它作为一篇评论文章的自足性——它的说服力，感染力，以及它的语言和形式的完满程度。如果是一篇美文，那就更好。当然，这样的文章在理论上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独到发现。事实上，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。它发现、鉴赏、评价好的作品，质疑、反对和拒绝不好的和坏的作品。它向人们提供负责任的判断，帮助公众掌握评价文学作品的可



靠的尺度与方法，从而最终形成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氛围与环境。这些，可能就是我們编选此书的出发点。

我们是先编好了书，才寻找出版社的，发现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“经典”系列，于是得到接纳，合乎逻辑地成为这个系列的一种。经典无疑是个极高的标准。只有用严格的尺度判断和选择，才能避免误用甚至滥用。那么，经典性的文学评论，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？

首先，它必须具有典范性，必须向人们提供可靠的知识 and 判断，对人们理解某一时期的文学，或具体的作品，提供可靠的信息，从而帮助人们提高文学趣味和鉴赏能力。

其次，它必须具备真正的批评精神，敢说真话，绝无讳饰，勇于通过尖锐的质疑和诘难，坦陈自己的观点和判断。本书所选胡风批评朱光潜的文章、傅雷批评张爱玲小说的文章，以及李长之批评老舍小说的文章等等，体现的就是这种批评精神。

第三，论涉的必须是有价值的话题，或重要的作品及文学现象。评论的价值，固然首先决定于评论本身，但也与评论的对象有关：你很难就一部完全无价值的作品或一个无意义的话题，写出有价值的或有意义的批评文章。依此，我们选择的关于唐诗的文章约有四篇，批评《红楼梦》的文章约有五篇，研究鲁迅的文章约有五篇。如此等等。这绝非事先的设定，而是自然的归属。甚至这本书的总格局明显地头重脚轻，即现代部分重，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分量轻，也同样不是人为的结果。我们之所以选择了编者之一的雷达评《白鹿原》的文章，固然与文章本身有关，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，《白鹿原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少有的最具价值的文本之一。

第四，它必须是“文学的”，必须能给人带来文学性的满足，换句话说，它必须赋予思以诗的韵味，赋予以趣的魅力。

另外需要说明的是，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一百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的成就，避免遗珠之憾，本书还从几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中撷取了几篇



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片断，如吴经熊、司马长风、俞平伯、傅庚生、李泽厚、王元化等人的文章，都取自他们广为人知的专著。

任何有限的选择，都意味着艰难的取舍，都有可能导致疏漏和遗憾。我们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，希望有机会能使这个选本得到进一步的完善。

雷达 李建军

2003年11月11日于北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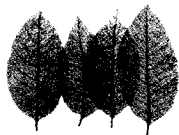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编选说明	(1)
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	梁启超 (1)
红楼梦评论	王国维 (6)
文学革命论	陈独秀 (27)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序	鲁 迅 (31)
人的文学	周作人 (47)
文学改良刍议	胡 适 (55)
读《哀江南赋》	陈寅恪 (64)
《红楼梦》新谈	吴 宓 (72)
读《呐喊》	茅 盾 (85)
论《世说新语》和晋人的美	宗白华 (90)
看戏与演戏	朱光潜 (106)
谈《金瓶梅词话》	郑振铎 (119)
论雅俗共赏	朱自清 (131)
徐志摩的散文	苏雪林 (137)
宫体诗的自赎	闻一多 (143)
《红楼梦》的风格	俞平伯 (154)
文学的纪律	梁实秋 (165)





- 论技巧 沈从文 (180)
- 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 胡 风 (183)
- 鲁迅先生 张定璜 (191)
- 李白与歌德 梁宗岱 (200)
- 言语与风格 老 舍 (206)
- 《边城》
- 沈从文先生作 李健吾 (212)
- 夏之烈焰 吴经熊 (218)
- 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 钱 穆 (233)
- 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 雷 (241)
- 评老舍的《离婚》 李长之 (256)
- 通感 钱钟书 (266)
- 《浮士德》里的魔 冯 至 (277)
-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 夏济安 (295)
- 论散文诗 林以亮 (311)
- 人的文学 夏志清 (322)
- 论李义山诗 缪 钺 (339)
- 悲喜与同情 傅庚生 (347)
- 说书 孙 犁 (357)
- 钱钟书的《围城》 司马长风 (365)
- 论《戏为六绝句》 马茂元 (369)
- 《牡丹亭》解说 徐朔方 (381)
- 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
- 略测钟阿城的小说世界 郭 枫 (401)
- 析《春望》 颜元叔 (406)
- 响咣咣的一粒铜豌豆
- 读话剧剧本《关汉卿》断想 戴不凡 (411)
- “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”



- 谈蔡漪 钱谷融 (420)
- 金圣叹的宿命观 何满子 (430)
- 郭沫若与闻一多 何其芳 (438)
- 古典小说中几个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李希凡 (445)
- 释《体性篇》才性说
- 关于风格：作家的创作个性 王元化 (464)
- 论民初的游记 余光中 (471)
- 盛唐之音 李泽厚 (480)
- 元杂剧中悲剧观初探 姚一苇 (499)
-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
- 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王 蒙 (512)
- 倔强峥嵘的异教徒精神
- 谈谈对《呼啸山庄》的理解 陈 焜 (519)
-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 刘再复 (529)
-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李欧梵 (538)
- 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(554)
- 《灵与肉》和张贤亮 阎 纲 (573)
- 废墟上的精魂
- 《白鹿原》论 雷 达 (580)
- 淘这盘金沙
- 细评白先勇《孽子》 龙应台 (604)
- 小说的艺术 王小波 (614)
- 荒谬的喜剧？
- 《骆驼祥子》的颠覆性 王德威 (617)
- 另外一种散文
- 读周作人的《乌篷船》 王晓明 (625)



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



梁启超

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

吾今且发一问：人类之普通性，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？答者必曰：以其浅而易解故，以其乐而多趣故。是固然；虽然，未足以尽其情也。文之浅而易解者，不必小说；寻常妇孺之函札，官样之文牍，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，顾谁则嗜之？不宁惟是。彼高才赡学之士，能读《坟》《典》《索》《邱》，能注虫鱼草木，彼其视渊古之文，与平易之文，应无所择，而何以独嗜小说？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。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，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；其最受欢迎者，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，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，抹出无量眼泪者也。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，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。吾冥思之，穷鞠之，殆有两因：凡人之性，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。而此蠢蠢躯壳，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。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，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，所谓身外之身，世界外之世界也。此等识想，不独利根众生有之，即钝根众生亦有焉。而导其根器，使日趋于钝，日趋于利





者，其力量无大于小说。小说者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。此其一。人之恒情，于其所怀抱之想象，所经阅之境界，往往有行之不知，习矣不察者；无论为哀为乐，为怨为怒，为恋为骇，为忧为惭，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欲摹写其情状，而心不能自喻，口不能自宣，笔不能自传。有人焉，和盘托出，彻底而发露之，则拍案叫绝曰：“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。”所谓“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感人之深，莫此为甚。此其二。此二者，实文章之真谛，笔舌之能事。苟能批此窠，导此窍，则无论为何等之文，皆足以移人；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，莫小说若。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。由前之说，则理想派小说尚焉；由后之说，则写实派小说尚焉。小说种目虽多，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。

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，复有四种力：一曰熏。熏也者，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，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；《楞伽经》所谓“迷智为识，转识成智”者，皆恃此力。人之读一小说也，不知不觉之间，而眼识为之迷漾，而脑筋为之摇颺，而神经为之营注；今日变一二焉，明日变一二焉；刹那刹那，相断相续；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，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。有此种子故，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，旦旦而熏之，种子愈盛，而又以之熏他人。故此种子遂可以遍世界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，皆此为因缘也。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。二曰浸。熏以空间言，故其力之大小，存其界之广狭；浸以时间言，故其力之大小，存其界之长短。浸也者，人而与之俱化者也。人之读一小说也，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，读《红楼》竟者，必有馀恋有馀悲，读《水浒》竟者，必有馀快有馀怒，何也？浸之力使然也。等是佳作也，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，则其浸人也亦愈甚；如酒焉，作十日饮，则作百日醉。我佛从菩提树下起，便说偌大一部《华严》，正以此也。三曰刺。刺也者，刺激之义也。熏浸之力利用渐，刺之力利用顿。熏浸之力，在使感受者不觉；刺之力，在使感受者骤觉。刺也者，能入于一



刹那顷，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。我本蔼然和也，乃读林冲雪天三限，武松飞云浦一厄，何以忽然发指？我本愉然乐也，乃读晴雯出大观园，黛玉死潇湘馆，何以忽然泪流？我本肃然庄也，乃读实甫（原本作“斋”，误）之《琴心》、《酬简》，东塘之《眠香》、《访翠》，何以忽然情动？若是者，皆所谓刺激也。大抵脑筋愈敏之人，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。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。禅宗之一棒一喝，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。此力之为用也，文字不如语言。然语言力所被，不能广不能久也，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。在文字中，则文言不如其俗语，庄论不如其寓言。故具此力最大者，非小说末由。四曰提。前三者之力，自外而灌之使人；提之力，自内而脱之使出，实佛法之最上乘也。凡读小说者，必常若自化其身焉，入于书中，而为其书之主人翁。读《野叟曝言》者，必自拟文素臣。读《石头记》者，必自拟贾宝玉。读《花月痕》者，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。读“梁山泊”者，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。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，吾不信也。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，则当其读此书时，此身已非我有，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，所谓华严楼阁，帝网重重，一毛孔中，万亿莲花，一弹指顷，百千浩劫，文字移人，至此而极。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，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，主人翁而拿破仑，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，主人翁而释迦、孔子，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、孔子，有断然也。度世之不二法门，岂有过此？此四力者，可以卢牟一世，亭毒群伦，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，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，莫不赖是。文家能得其一，则为文豪，能兼其四，则为文圣。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，则可以福亿兆人；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，则可以毒万千载。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，惟小说。可爱哉小说！可畏哉小说！

小说之为体，其易人人也既如彼，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，故人类之普通性，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，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，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。此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，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。夫既已嗜之矣，且遍嗜之矣，则小说之在一群也，既已如



空气如菽粟，欲避不得避，欲屏不得屏，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。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，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，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，必憔悴，必萎病，必惨死，必堕落，此不待耆龟而决也。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，不别择其菽粟，则虽日饵以参苓，日施以刀圭，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，终不可得救。知此义，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，可以识矣。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妖巫狐鬼（原本作“兔”，据《中国近代文论选》本校改）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若是者，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海之，传诸钵而授之也？而下自屠戮贩卒、姬娃童稚，上至大人先生、高才硕学，凡此诸思想，必居一于是，莫或使之，若或使之，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，如此其甚也。（即有不好读小说者，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，成为风气。其未出胎也，固已承此遗传焉。其既入世也，又复受此感染焉。虽有贤智，亦不能自拔。故谓之间接。）今我国民惑堪舆，惑相命，惑卜筮，惑祈禳，因风水而阻止铁路，阻止开矿，争坟墓而阖族械斗，杀人如草，因迎神赛会，而岁耗百万金钱，废时生事，消耗国力者，曰惟小说之故。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，趋爵禄若鹜，奴颜婢膝，寡廉鲜耻，惟思以十年萤雪，暮夜苞苴，易其归骄妻妾、武断乡曲一日之快，遂至名节大防，扫地以尽者，曰惟小说之故。今我国民轻弃信义，权谋诡诈，云翻雨覆，苛刻凉薄，驯至尽人皆机心，举国皆荆棘者，曰惟小说之故。今我国民轻薄无行，沉溺声色，缱恋床第，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，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，青年子弟，自十五岁至三十岁，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，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，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，毒遍社会，曰惟小说之故。今我国民，绿林豪杰，遍地皆是，日日有桃园之拜，处处为梁山之盟，所谓“大碗酒，大块肉，分秤称金银，论套穿衣服”等思想，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，遂成为哥老、大刀等会，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，沦陷京国，启召外戎，曰惟小



说之故。呜呼！小说之陷溺人群，乃至如是，乃至如是！大圣鸿哲数万言淳诲之而不足者，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。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，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。而其性质其位置，又如空气然，如菽粟然，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，于是华士坊贾，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。呜呼！使长此而终古也，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，尚可问耶！故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。



红楼梦评论



王国维

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

老子曰：“人之大患，在我有身。”庄子曰：“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。”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。夫生者，人人之所欲；忧患与劳苦者，人人之所恶也。然则，诎不人人欲其所恶，而恶其所欲欤？将其所恶者，固不能不欲，而其所欲者，终非可欲之物欤？人有生矣，则思所以奉其生。饥而欲食，渴而欲饮，寒而欲衣，露处而欲宫室，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。然一人之生，少则数十年，多则百年而止耳。而吾人欲生之心，必以是为不足。于是于数十百年之生活外，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；时则有牝牡之欲，家室之累；进而育子女矣，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，婚嫁之务。百年之间，早作而夕思，穷老而不知所终，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？无有也。百年之后，观吾人之成绩，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？无有也。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，于是相集而成一群，相约束而立一国，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，为之立法律以治之，建学校以教之，为之警察以防内奸，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，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：凡此皆欲生之心



之所为也。夫人之于生活也，欲之如此其切也，用力如此其勤也，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，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？吾人之忧患劳苦，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？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，熟思而审考之也。

生活之本质何？欲而已矣。欲之为性无厌，而其原生于不足。不足之状态，苦痛是也。既偿一欲，则此欲以终。然欲之被偿也一，而不偿者什百。一欲既终，他欲随之。故究竟之慰藉，终不可得也。即使吾人之欲悉偿，而更无所欲之对象，倦厌之情，即起而乘之。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，若负之而不胜其重。故人生者，如钟表之摆，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，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。有能除去此二者，吾人谓之曰快乐。然当其求快乐也，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，又不得不加以努力，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。且快乐之后，其感苦痛也弥深。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，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。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，而不由之而减。何则？文化愈进，其知识弥广，其所欲弥多，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。然则人生之所欲，既无以逾于生活，而生活之性质，又不外乎苦痛，故欲与生活与苦痛，三者一而已矣。

吾人生活之性质，既如斯矣，故吾人之知识，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，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。就其实而言之，则知识者，固生于此欲，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，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。常人之知识，止知我与物之关系，易言以明之，止知物之与我相关系者，而于此物中，又不过知其与我相关系之部分而已。及人知渐进，于是始知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，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。知愈大者，其研究愈远焉。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：如欲知空间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，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，于是几何学兴焉。（按西洋几何学 [Geometry] 之本义，系量地之意，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，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。）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，不可不知力之全体关系，于是力学兴焉。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，又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，而立一法则焉，以应用之。于是物之现于吾



前者，其与我之关系，及其与他物之关系，粲然陈于目前而无所遁。夫然后吾人得以利用此物，有其利而无其害，以使吾人生活之欲，增进于无穷。此科学之功效也。故科学上之成功，虽若层楼杰观，高严巨丽，然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，与政治上之系统，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。然则吾人理论与实际之二方面，皆此生活之欲之结果也。

由是观之，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，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，即与苦痛相关系。有兹一物焉，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，而忘物与我之关系。此时也，吾人之心无希望，无恐怖，非复欲之我，而但知之我也。此犹积阴弥月，而旭日杲杲也；犹覆舟大海之中，浮沉上下，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；犹阵云惨淡，而插翅之天使，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；犹鱼之脱于罾网，鸟之自樊笼出，而游于山林江海也。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，必其物之于吾人，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；易言以明之，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。然则，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？夫自然界之物，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；纵非直接，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。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，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，鸟飞花落，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，极乐之土也。岂独自然界而已？人类之言语动作，悲欢啼笑，孰非美之对象乎？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，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，自非天才，岂易及此？于是天才者出，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，而使中智以下之人，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，而超然于利害之外。是故观物无方，因人而变：濠上之鱼，庄、惠之所乐也，而渔父袭之以网罟；舞雩之木，孔、曾之所憩也，而樵者继之以斤斧。若物非有形，心无所住，则虽殉财之夫，贵私之子，宁有对曹霸、韩幹之马，而计驰骋之乐，见毕宏、韦偃之松而思栋梁之用，求好逮于雅典之偶，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？故美术之为物，欲者不观，观者不欲；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，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。

美之为物有二种：一曰优美，一曰壮美。苟一物焉，与吾人无利